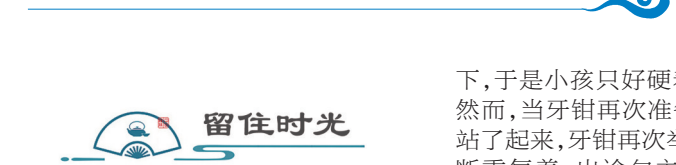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多想坐一次爸爸的车杠啊,我甚至做梦都梦见自己坐在爸爸的车杠上出诊,我坐得直直的,尽量把脑袋往上探,这样,爸爸就能把下巴颏抵在我头顶上了。



我珍藏着一只老牛皮的长方形黑包,那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医生用的出诊包。它被时间侵蚀得太厉害,原先乌黑的包身已然泛白,沟壑纵横如饱经沧桑的老人的脸,边沿露出线缝,拎手的一头也已断裂。包内有夹层,能放不少医疗用品,听诊器当然是必不可少的,注射器肯定也会有,它与针头,酒精棉球和胶布等搁在一个收纳袋里。此外应该还会有治疗一些常见病的药品,吞服的,或注射用的。对了,还有一把牙钳,因为出诊包的主人有时会给牙痛病人拔牙。我很小的时候,曾饱尝过它的厉害。那是一颗被蛀坏的槽牙,拔除它成了唯一的结局。我不记得是否打了麻药,但我记得冰冷坚硬的牙钳伸进我嘴里时我产生的恐惧,我本能地往后退让,躲避,可是为时已晚,牙钳已经攫住了那颗槽牙。接下来发生了令出诊包主人十分恼火的一幕。那时,出诊包的主人正处于人生的壮年,手腕格外有力,再坚固的牙齿,他的手腕都能对付。在他看来,拔掉一颗小孩子的槽牙,简直就是手到擒来。他没想到这个脆弱的小孩会拼命抵抗。他抗拒的方式是,当出诊包的主人力气的手腕攥着寒气袭人的牙钳开始操作时,这个小孩虽然无法摆脱牙钳,但他可以站起来,所以他便一下站了起来。这个孩子虽然还很小,但个头已经不小了,他站起来已经能够到出诊包主人的肩膀了,所以,当他站起来时,出诊包的主人只好举着牙钳了,举着的牙钳无论如何是不能把一颗牙齿拔下来的。出诊包主人喝令小孩坐

### 兼得斋夜话

因为喜欢东奔西跑,也曾遇到过几位影星,感觉他们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普通人,如果非要说出他们有哪些不同,那就是他们比别人更宽厚、更富有涵养与爱心。

## 三十年前的影星

□杨涛

经常在网上刷到这样的视频:一些从没出过好作品的“影星”出现在某些场合时,粉丝人山人海,保镖前呼后拥,有人粗暴地从人群中分出一条路来,供影星畅行,令人反胃。基本上可以这样说:把排场做得越大者,于艺术上越没自信。30年前,因为喜欢东奔西跑,也曾遇到过几位影星,感觉他们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普通人,如果非要说出他们有哪些不同,那就是他们比别人更宽厚、更富有涵养与爱心。

1990年,北京首次举办亚运会,我与几个朋友去看武术比赛,散场时看到了个儿高高的陈佩斯,他的光头在人群里一冒一冒。一位山东老兄悬赏说:“谁敢去摸一下他的光头,我付一个星期的饭钱。”安徽的张卫兄勇敢响应,蹿上前去,突然伸出手,闪电般地在陈佩斯的光头上摩挲了两下,并喊道:“你的头真亮!”惊诧莫名的陈佩斯没有生气,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头顶,冲张卫淡淡一笑,点了点头,走了。

又有一回,是1991年底,启东盖天力制药公司在广州召开工商联会,邀请了一批名演员演出,我那时在公司负责广告。一天中午,我与殷宏赶到餐厅时饭点已过,偌大的餐厅里只有一张桌子上还有几个人。我俩凑上前去,一眼就认出了当时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渴望》女一号扮演者张凯丽。还有两位脸熟,但记不起姓名了,只知道她们一位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,一位是著名喜剧演员。见我殷宏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,凯丽便投来欢迎的目光。她那天化的是淡妆,亲切、贤惠、恬静、秀气,丝毫没有影星架子,她与大家很随便地聊着天,就像邻居间闲话,她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温婉的笑容。

公司里有一位同事走过来想与凯丽合影,凯丽犹豫了一下,拿起已经放下了的筷子,用商量的口吻略带歉意地说:“还不照吧?在这里照,吃相太难看了。”相没照成,同事便自嘲说:“我们都是你的影迷、崇拜者。”正埋头吃饭的我听了,用启东土话咕哝道:“我可不是她的影迷。那个性格半死不活的角色我可不喜欢。”凯丽显然听懂了我的话,另两位演员也听懂了,她们同时向凯丽投去了询问的目光。凯丽若无其事地浅浅一笑,仍是那么亲切和蔼,她把一盆没吃完的菜往我与殷宏那边挪了挪,应该有什么吧?

我与殷宏“慌忙”吃完了饭,胡乱地逛了一圈,下楼时正好与那个越剧演员搭了同一台电梯,她告诉我俩说:“许多影星、歌星,对迷得发昏的追星族其实是很不屑的。”

## A7| 紫琅茶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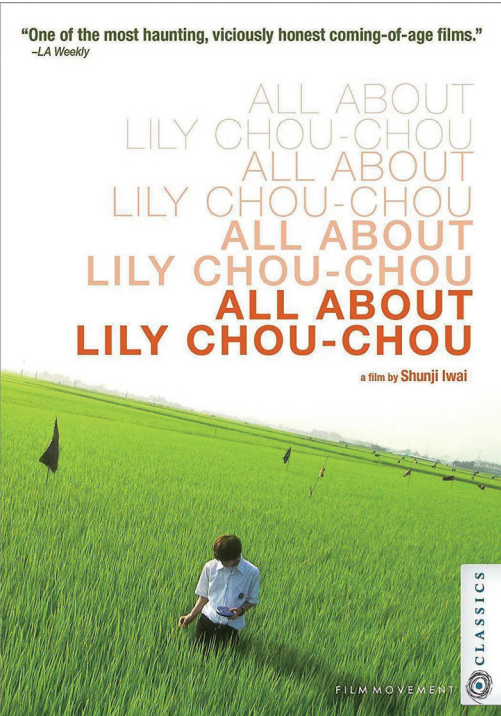
# 陌生的爸爸

□刘剑波

我发现,那些被叫作爸爸的男人对他们的孩子都很亲呢,他们会让自己的孩子坐在自行车车杠上招摇过市,那些孩子得意地大呼小叫。在很多傍晚,那些爸爸还会让自己的孩子像骑马那样骑在自己的肩上,朝露天电影院走去。在看电影的整个过程中,那个孩子会一直骑在他爸爸的肩头。我多想坐一次爸爸的车杠啊,我甚至做梦都梦见自己坐在爸爸的车杠上出诊,我坐得直直的,尽量把脑袋往上探,这样,爸爸就能把下巴颏抵在我头顶上了,爸爸的下巴颏会挠得我哈哈大笑起来,而在前面奔跑的狗会一次次停下来,好奇地注视着我。有一次,我小声地央求这个被我叫作爸爸的男人,我对他说,我想坐坐你的车子,像那些孩子那样,坐在车杠上,我很想让你带我去出诊。可是这个男人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我,好像说了这么一句“你没看我正忙着吗”,然后骑着他的自行车朝远处飞驰而去,跑在前面的狗不停地摇动尾巴,好像是对我的嘲弄,我的奢求就这样毫无悬念地落空了,那么,骑在他的肩头去看电影这样的美事就更不用想了。跟别的爸爸不一样,这个我叫作爸爸的男人很严厉,也很粗暴,我从未感受到他身上的温情,我对他的陌生感就是在那时产生的。我当时有种简单朴素的认知,即让孩子坐在自行车车杠上,并且让孩子骑在自己的肩头去看电影的男人,才会是那个孩子的爸爸。可是,出诊包主人从未让我坐过他的自行车车杠,也从未让我骑在他肩头去看过电影,所以,这个男人并不是我爸爸,然而,我每天又得叫他爸爸。我的童年一直生活在这种矛盾之中。加剧这种陌生感的,是一次去东海部队看电影。每隔十天八日,位于小镇东南边的东海部队都会放电影,露天电影场被挤得水泄不通。让我们羡慕的是,哪怕挤翻了天,解放军总是占据着电影场中央

最好的位置。那次我们全家都去了,因为去晚了,我们只好站在最后。前面的人不是站在凳子上,就是站在自行车后座上,我们根本看不到银幕,我们能看到的,只是那些人的屁股。电影开演了,我听到了枪声,是一部战争片。我焦虑万分。我知道爸爸当过兵,爸爸应该认识东海部队的人,所以我央求爸爸,“跟他们说说,让我们坐到中间解放军那儿去。”这当然是我的错觉,一个极其荒谬的错觉。一旁的妈妈笑了起来,“怎么说?你爸爸又不认识他们。”对妈妈的说法我很不服气,我怀疑爸爸并没有当过兵。我一直以为部队是爸爸的人生轨迹之一,要是爸爸没当过兵,那他是从哪儿来的?那天晚上我跑到银幕后面去看,可是银幕后面也站满了人。从银幕后面看,电影上的人的动作是相反的,比如右手握枪,会变成左手握枪,但我连左手握枪也没看到,我沮丧得差点哭了起来。

我一直想知道爸爸是从哪儿来的,他是怎么成为我的爸爸的。我一直想知道他从小到大的经历,比如,他小时候是怎么度过的,那时候的生活状况,时代风云又是怎样影响他的,还有,他如何认识我母亲的,他的恋爱故事。比如,像我这么大的时候,他在哪儿,在从事什么。可是他从来不告诉我,给我的感觉是,没必要告诉我。也有一种可能,他不想触摸以前的伤疤。当然,我完全可以问他,可以呼灯小酌,酒酣耳热之际,请他聊聊以往。然而,我一次也没有创造这样的机会。现在想来只有痛悔莫及。究其原因,应该是我严重的心理障碍所致。在整个童年时代,我对粗暴的爸爸的恐惧一直横亘到他去世。现在当我怀念爸爸时,我其实一点都不了解他。我只了解那只出诊包和那辆永久牌自行车,我也了解那只冰冷可怕的牙钳,可是了解它们,又能说明什么呢?



迷茫之时,他们往往倾向于在自己构建的精神庇护所里,做一只沉默的蜷缩的蜗牛。一旦精神庇护所崩塌,结局可想而知。

## 谁的青春不迷惘

□南西

被誉为“青春片教父”的日本导演岩井俊二,毫无疑问,其作品的永恒母题即是青春。不论是代表作《情书》,还是《四月物语》《花与爱丽丝》《烟花》,或者《关于莉莉周的一切》,岩井俊二总喜欢将镜头对准青春期的少男少女,演绎他们或纯真或叛逆或果敢或苦涩或清新或疼痛的爱情及友谊,构筑出其美学的另类维度——成长的孤独、自由的脆弱与现实的残酷。

每个人都经历过青春期,那是一段生理和情绪都发生剧变的难忘岁月。青春期少男少女变得敏感、羞涩、细腻、愁肠百结,有时却又自命不凡,甚至飞扬跋扈。因此,这一阶段的故事是有着极其丰富的素材背景。不过,要将每个故事都讲得出色、不雷同、引人入胜,讲故事的方式得常变常新。讲得很好很容易得到共鸣,讲得不好也很容易沦为鸡肋烂片。在《情书》里,岩井俊二选择用书信作为连接青春回忆的核心介质。《四月物语》里,牵系剧情的是一家书店。而在《关于莉莉周的一切》里,围绕情节开展的关键道具则是CD。

莲见和星野,是初中同班同学,两个人原是好朋友。品学兼优的星野,因过于优秀而受到同学们的妒忌。暑期,莲见和星野与一群小伙伴一起去冲绳旅行,回来后星野像是变了一个人。他开始欺负莲见,凌辱女生,变成校园霸凌的小头目。

内向的莲见,只有沉浸在歌手“莉莉周”的歌声中,才能放松地做回自己。音乐成为逃避现实和治愈心灵的庇护所。他在业余时间,以非利亚的网名构建了莉莉周的BBS。在这个有着共同爱好的虚拟世界里,大家畅所欲言,尽情宣泄着心底的秘密、不安和痛楚。莲见在BBS遇到一个名叫青猫的知音,两人的生活都不开心,于是互相安慰,彼此温暖,成为网络上的好朋友。

莉莉周出了张新专辑《呼吸》,并准备举办线下演唱会。莲见和青猫约好在演唱会门口见面,见面的暗号是一颗青苹果。在演唱会门口,莲见意外遇到了星野,星野见莲见的票位置比较好,又霸道地抢过他的票,然后塞了一颗青苹果给莲见,嘱咐他等会如果有人找他说话就把青苹果给那人。原来,青猫就是那个让人痛恨的星野。莲见的心灵庇护所瞬间崩塌,这个青春的故事最终走向残酷的毁灭。星野为何从冲绳回来完全变了一个人?我们暂且不在这里讨论,想和大家聊一聊的是影片中的背景音乐。

莉莉周新出的专辑《呼吸》,第一首歌名叫《Arabesque》(阿拉伯斯古),这首歌是为了纪念近代“印象主义音乐”的鼻祖德彪西而作。

Arabesque原指阿拉伯的一种装饰风格,德彪西创作过两首钢琴小品《Arabesque》,因带有装饰的旋律,因而以《Arabesque》为标题来命名。影片中不时闪现一个女生在琴房里独奏《Arabesque No.1》(亦被译为《阿拉伯风格曲1号》)的镜头,清冽的琴音,上下跳动的指尖,行云流水,交织着梦幻与回忆的淡淡忧伤。

德彪西,擅长用音乐来写诗作画,营造出朦胧飘浮的意境感,让听众沉浸在一种似雾非雾的微光中,慢慢领略到来自灵魂深处的温柔、宁静和美好。

显然,岩井俊二是喜欢德彪西的,除了《阿拉伯斯古》,在《关于莉莉周的一切》里,还能听到德彪西的《月光》,以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。

当悠扬婉婉的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响起时,眼前不禁闪现出一个天使般的小姑娘,那一头亚麻色的长发啊,在风里飞舞着飘动着。那不就是小艾琳吗?

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画过一幅名画《小艾琳》。画里的小艾琳,时年8岁,最为人知的是她有一头亚麻色的头发。她安安静静地坐着,穿一身湖蓝色洋装,头上扎着一个同色系色形的蝴蝶结,一头长发蓬松地披散在肩上。眼睛明亮、乖巧,仿佛六月里清澈的湖水。

小艾琳,是当时法国一个有名的银行家的女儿。1880年,小艾琳的父亲找到雷诺阿,让他为小艾琳画一张侧面肖像画。画作完工后,小艾琳的父亲不满意女儿脸上呈现出来的忧伤,于是拒绝支付全款,拖了一年后才以原价的一半价格终了此事。

然而,有生命的艺术,往往正来源于细节。恰是这份忧伤,让观众对小艾琳产生了怜惜之感,那抹淡淡的哀愁带给观众更多美好的遐想。也因此,吸引了不少艺术家以小艾琳为素材,衍生出他们各自的艺术作品。比如法国诗人莱克特·德·里塞尔就为这幅画写了首诗歌《苏格兰之歌》。而德彪西的钢琴小品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,便是根据这首诗谱写的抒情歌曲。这首诗清新优美,让我觉得好似就是为长大后的小艾琳而写:“是谁坐在盛开的苜蓿花丛中/自清晨起就在放声歌唱/那是一位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姑娘/她的樱桃般的嘴唇美妙无双/在夏日明亮的阳光下/云雀的歌声在回荡/爱情在她的心中发芽滋长。”

可以说,纯粹恬静是德彪西音乐的主要特色,而这正好衬了青春期的复杂情感。青春最大的疼痛,无疑是梦境般的美好被残酷的现实一点点扯破、击碎,就像断了线的风筝,孤零零挂在高处,胆战心惊而无法解脱。正如影片中大量采用了绿色,清澈的稻田、理发店里绿色的灯光、演唱会相见的暗号绿色的苹果……绿色,原是一种平静的色彩,它与德彪西的音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平和的表象下,暗藏青春躁动的情愫,反衬的力量如此巨大。谁知少年心?谁解少年忧?穿着一件白色衬衣,站在碧绿稻田中戴着耳机听CD的少年,看上去多么清静、明亮。微微的风,吹起乌黑头发的发,谁又会知道此时他们心中却揣着秘不可宣的痛苦,他们渴望被人理解却难以被人理解。迷茫之时,他们往往倾向于在自己构建的精神庇护所里,做一只沉默的蜷缩的蜗牛。一旦精神庇护所崩塌,结局可想而知。

看完《关于莉莉周的一切》,心情颇有些压抑。影片带给我的思考是,当心有所困,不要自己一个人扛,而要学会向外求助。深深地吸进一口气,需要再深深地呼出一口气,这才叫呼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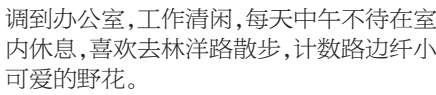
### 远山含黛

吴有涛摄

秋天的落叶、用完的电话卡、衣服的吊牌、来自远方的明信片,这些各种因缘际遇下得来的不是书签的书签,恰是岁月的书签,记取一个人读过的书、走过的路以及不同时期的心境。

## 岁月的书签

□江徐



调到办公室,工作清闲,每天中午不待在室内休息,喜欢去林洋路散步,计数路边纤小可爱的野花。

有些衣服吊牌,简直是天生的书签。买了一件茶服,吊牌上有个“禅”字,又有“洗尽铅华 返璞归真 绚烂之极 归于平淡 来美如斯”这几行字,将之插入《禅的行囊》一书,可谓相得益彰。但我以为,禅是启发世人放下行囊,轻车简行,且行且感受。若如苦海拾贝,见一只,拾一只,人生如何不沉重?买了一件裂帛品牌的冬衣,吊牌上:压城的乌云、静卧的老虎、异域风情的女子,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意境。它让我想起张爱玲自称忘不了的一幅画:“沙上的天,虽然夜深了还是淡淡的蓝,闪着金的沙质。一只黄狮子走来闻闻她,她头边搁着乳白的瓶,想是汲水去,中途晕倒了。一层沙,一层天,人身上压着大自然的重量,沉重清静的睡,一点梦也不做,而狮子咻咻地来嗅了。”吊牌画面也是这种氛围,危险又文艺,神秘又静谧,看着看着,不觉失神。

去年夏天,难得逛淘宝,遇到一件心仪的小衫,购之,附赠“书签”一枚——写有“花钿妆容”四字的吊牌,用来配我写的李清照传记,或者她的词集,都是再适合不过的。衣服是语言,是贴身的环境,是随身携带的袖珍戏剧。每个人住在自己的衣服里。“红藕香残玉簟秋。轻解罗裳,独上兰舟。”那天乘船游玩,所着的罗裳,是否代表